

人
与
岁
月



勇气与卓识

马寅初的一生

邓加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与岁月

勇气与卓识

马寅初的一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勇气与卓识:马寅初的一生/邓加荣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人与岁月丛书)

ISBN 978-7-02-008573-6

I. ①勇… II. ①邓… III. ①马寅初(1882~1982)—传记 IV. ①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2900号

责任编辑:徐广琴

责任印制:史 帅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60千字 开本680×960毫米1/16 印张20.25 插页6

2011年11月北京第1版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8573-6

定价:3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邓加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寅初像



1901 年马寅初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选学矿冶专业。
这是在北洋大学的毕业留影



马寅初在美国耶鲁大学



1916 年马寅初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1919 年出任北京大学首任教务长。



20 年代初，马寅初与蔡元培（右一）等合影



30 年代的马寅初



抗战时期，因反对蒋介石集团出卖民族利益和独裁统治，马寅初被监禁；这是他 1942 年出狱后在重庆歌乐山家中的照片。



1951 年，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照片



1952 年，马寅初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世界和平理事会特别会议时，听取代表发言。



1957 年，马寅初（左）与李德全（中）、邵力子在一起交谈



马寅初晚年在北京寓所的庭院里，与夫人王仲贞、次子马本初、长子马本寅、三女马仰惠合影

雲五先生大鑒刻來念甚諒
廿二年六月廿四日
 與居佳處為煩茲有啟者去歲贛州版稅
改五十倍中稅
 祇收到一次且祇按二十八倍計算詢諸
 貴館主管人員則謂贛館尚無確實報
 告故祇以二十八倍計算惟近來航郵已通近
 接福建長汀來函(航郵)均謂郵遞無甚
 困難且自閏至渝亦不過二十日贛館報告決不
 致如此遲緩似請貴
 神一查不勝感激之至專
 肅奉託順頌
即送贛館不報似應查無補聞
 弟馬寅初拜啟
立法院用稿 四月十五日

馬寅初手迹

出版说明

岁月无情,人生有涯。面对滚滚奔流的历史长河,无论是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芸芸众生,都难以逃脱命运的拨弄。个人永远不过是沧海一粟,在时代的演进播荡中,任何人都无法超越现实而存在。

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时代舞台上的主角。但是,在历史巨变或漫长岁月的迁流之中,人类的个体,常常承载着由此而来的悲喜和伤痛。个体的生命存在,以及他们的哀乐歌哭、命运遭际、希冀与无奈,这一切,构成了历史的血肉和社会进程中最鲜活生动的元素。

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众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抒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才有了这套“人与岁月”丛书的策划、编辑和出版。

我们力图使之成为一套涵括面较广的传记文学丛书,主要辑入传记、自述和回忆录,其中既有私人往事、个人生活史的书写记忆,也有社会历史事件的追溯梳理实录。

丛书将分辑陆续推出。诚望得到广大读者、作者的支持和帮助。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〇年九月

序 敢言敢怒见精神

马寅初有一句名言：

“一个人，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所欲言者难，言人之所不敢言者，就更难。”

人们都说，一部洋洋百十余篇的《韩非子》，惟《说难》、《孤愤》二篇最好，尤其是《说难》篇尾的那段话，更为深刻透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撓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撓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自古至今，有几个人敢言敢怒，敢于说出人们欲言不敢言的话，而不怕撓人主之逆鳞？这正像《好逮传》一书开篇的诗所说：“偌大地来偌大天，万千年又万千年。前人过去后人续，几个男儿是圣贤？”是呀，有几个男儿是敢言敢怒不怕撓人主逆鳞而惹得杀身之祸的大智大勇之人？韩非本人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司马迁记述其遭遇：“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这种敢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的精神，如果能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那就是正气，就是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浩然正气。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曾经历数了秉赋这种正气之人的名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

这些正气浩荡之人的名字，他们那些舍身取义、赴汤蹈火、刀按在脖子上面不改色的故事，说起来永远叫人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但卓有时代精神的还是明代那个海瑞，因为他拼死向皇上进言的事，曾经引起了二十世纪一场十年浩劫，牵连到写《海瑞罢官》的吴晗被批得家破人亡；牵连到演《海瑞上疏》的周信芳，被批得鲜血淋漓，一命呜呼于棍棒之下；株连到为他写过杂文的邓拓、廖沫沙，株连到数也数不清的冤狱和牛棚中的人。只此一端，就有必要借题说说这位不避刀斧鼎镬、直撻逆鳞的人。

事情发生在公元1566年，已经到了晚年的嘉靖皇帝，迷上了道家的摄升之术，大修道观庙宇，大做神坛法事，耗尽了库帑，荒废了朝政，税赋逐年增加，盗贼四处蜂起，老百姓沦陷于水火之中。群臣无敢言者，因为多少年来，凡是迎合奉承者，都得了嘉靖的宠幸，稍有异议的，便要遭到严厉惩罚。文武百官明知时弊之害，但都噤若寒蝉。这时只有一个六品主事海瑞挺身而出，冒万死之罪给嘉靖奏上一本，并标明是“直言天下第一要务，以正君道”。嘉靖一看，直气得脸都歪了，把奏本往地上一摔，说：“这个海瑞，真是胆大妄为，胆敢骂朕是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快快把他捉起来，不要让他逃跑了！”有人奏说：“他原本就没打算跑，奏本之前，已将棺材买好，把身后之事都已安排妥当了。皇上要杀他，正好成全了他！”

对于这位刚直不阿、大义凛然的人，毛泽东主席曾经称赞说：“广东海南岛出了个海瑞，比包文正不知要高明多少。我希望中国能多出几个海瑞。”可是，后来不知怎地，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然把海瑞由九天之上拉到九地之下，连篇累牍地进行口诛笔伐，并因此而造成了千千万万个冤假错案。海瑞本人呢，也并未因已死去数百年而被饶过，一群红卫兵抄到了他的老家琼山，给他挖坟掘墓，暴骨扬尸。当然，“文革”过后，坟又重新修起来了。

我国有句老话倒是说得对：“千年血脉一线穿”。像海瑞这样铮铮

铁骨、仗义执言的浩然正气，是代代相传的。到了民国年间，誓死甘做革命军马前卒的邹容已逝，太炎先生已老，这时，这股正气便突出地体现在被人颂之为“一马当先”和“作狮子吼”的马寅初身上了。他的敢言敢怒、宁死不屈的事迹，是家传户颂、仰俯可拾的。远的不说，仅就抗战期间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弄得民不聊生之时，他便挺身而出，到处演讲，要对这些发国难财者征收战时财产税。有一次，他将妻子与儿女都带到会场上，演讲时挺着胸膛对台下说：“我知道人群里边就有特务，他们的枪口也许正对着我。要开枪，你们就冲着我的胸膛开吧！为了抗战，英勇的数十万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我们文人在后方无所贡献，也应当不怕死于后方，把应该要说的话都大胆地说出来。我今天，特地把我的妻子儿女都带了来，如果我惨遭毒手，也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死的，从而把我今天讲的话，当作赠给他们的一笔遗产。”

嘉靖皇帝恼羞成怒，将海瑞押监入狱；蒋介石也是如此，他将马寅初押禁到集中营里，昏天暗地，无有归期。大后方的人民仰慕马寅初的这种钢筋铁骨，正气浩然，特地为他举办了没有寿公的寿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都送去了寿联，其中《新华日报》的寿联写得最为真挚：

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多么难能可贵的“敢言敢怒见精神”呀！

在寿庆会上，第一个发言祝寿的张西曼先生说得非常地好。他说：“过去历朝历代都设有言官，专司谏议朝政之责。民国以来的监察院，也算是言官衙门了，可是我却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言官的嘴巴给堵住了，只顾了吃饭，就顾不上说话了。马先生不是言官，可是他那张嘴巴实在令人钦佩，因为不管吃饭不吃饭，他都一定要说话的！”

言官不敢言，一般人更没有勇气言，这里边就有一个须得顾及到吃饭的事。仅此一点，就足可以看出马寅初高尚气节的不凡，他不是言官，但却不管吃饭不吃饭，都要说话，而且是一定要说话的，只要他看到有不公平的事，就要说，就要谏。国民党当局打着中山先生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口号，却贪敛了天下的财富，刮尽了民脂民膏，他便不顾一切地说：“什么天下为公，我看是地上为私。”蒋介石包庇纵容孔、宋豪门利用掌握财政、金融权力之便，大发国难财，他便多次地在公开场合里讽刺蒋介石不是什么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对蒋介石一意孤行，听不进忠言民意，他便在演讲中将蒋介石比作是“真空管”，因为他什么也装不进去。一时间，“真空管”竟成了蒋介石的代名词。

浙江人常自豪地说：“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马寅初也是浙江人，并常以其家乡嵊县而自豪。蒋介石骂他是“嵊县强盗”，他说：“我不是强盗，而是强道，要坚强地道出世上的真话。”蒋介石为着同他拉家乡关系套近乎，说：“我们都是浙江人，是同乡嘛！”马寅初给他顶回去说：“我们是同乡，但不同道。”原来，蒋介石的老家是奉化，与嵊县虽然相邻，但在前清时却划归两个道管辖。马寅初这是一语双关的话：一是我们不归一个道管，二是我们两个人是两条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路。

马寅初的光风霁月品德，不独彪炳在民国史册上，也辉煌在新中国的史册上。想到我们“四化”的艰难曲折历程，想到腾飞时的沉重翅膀，便不能不想到人口问题，从而联想到因《新人口论》而蒙受了四分之一世纪沉冤的马寅初！

在那高压万重的围剿之下，马寅初拿起笔来写道：

“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只有铮铮铁骨的人，才能够说出这样的话。

马寅初曾对人说：“要做点事，就得有胆量不怕死。我是无所畏惧

的。”他也曾对子女们说过：“生命的价值，就在于能够说出有价值的话。如果说我还有点价值的话，就在于我能够说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

他的《新人口论》，是用滚烫的热血作燃料而点亮起来的火焰；对此火焰，他是宁死也决不撤回的。他说：“保留说话的权利，便是人类最高的尊严！”

我们已故的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称赞马寅初“是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

2010年3月8日，马寅初的雕像，已与上下五千年造福于民的四十位名人：孔子、司马迁、李时珍、华罗庚等人一起，陈列到中华世纪坛的辉煌大厅里，为后人所缅怀瞻仰。